

# 同樣的天空

---

## 智障服務及家庭工作的新藍圖

李維榕 著



香港大學出版社

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

**香港大學出版社**

香港田灣海旁道七號

興偉中心十四樓

© 香港大學出版社 2008

ISBN 978-962-209-826-8

版權所有。本書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圖片，  
如未獲香港大學出版社允許，  
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。

本社提供網上安全訂購保障  
<http://www.hkupress.org>

彩印製作有限公司承印

---

# 目錄

前言 .....	ix
<b>第一章：甚麼是「正常化」？ .....</b>	<b>1</b>
正常化的定義 .....	2
智障人士生命裏的三大系統 .....	2
<b>第二章：智障服務「正常化」工作坊 .....</b>	<b>5</b>
工作坊的藍圖 .....	6
角色扮演 .....	7
現場錄影 .....	8
工作坊實例 .....	8
第一階段：漫遊「不正常」之旅 .....	9
第二階段：顯化「非常人」 .....	19
第三階段：習以為常是異常？ .....	35
第四階段：深入忌諱的題目及心態 .....	46
第五階段：創造新文化 .....	58
結論 .....	70

<b>第三章：朋輩關係——假如我有一根魔術棒</b> .....	<b>75</b>
改善朋輩關係的成長小組 .....	77
假如我有一根魔術棒 .....	80
不可忽略的新課題 .....	83
<b>第四章：家庭關係</b> .....	<b>87</b>
家長教育 .....	91
由玩開始 .....	95
同胞輔導 .....	96
<b>後記</b> .....	<b>99</b>
<b>參考書目</b> .....	<b>100</b>

# 第一章

## 甚麼是「正常化」 (Normalization) ?

要明白甚麼是「正常」，就先要明白甚麼是「不正常」。「正常」和「不正常」，是一個相對的定論。

加拿大智障人士性教育專家 Winnifred Kempton 的一個案例，是探討「正常化」的一個好例子：

一名在庇護工場工作的智障女孩，被發現小息時與男孩鬼混。事後，工作人員問她為甚麼沒有抗拒男孩的挑逗。她說：「我媽媽教我不要讓男孩子吻我、摸我，但是她沒有教我不可以讓男孩脫掉我的褲子……」

於是，很多人便會作出這樣的結論：在教導智障人士時，凡事都要解釋清楚，千萬別太籠統，不能只說別讓男人吻和摸，還要說不要讓他們脫掉褲子，不要讓他們解開衣扣……如此類推。

這種論調，是習慣性地把重點放在智障人士的不足之處，不相信他們雖然天生智障，但在某程度上仍擁有正常人的感覺和人際關係的需求。

相反地，如果不是從「智障」的角度去看這件事，就會知道任何被捉住把柄的女孩（或男孩），都會想盡辦法開脫。這女孩子懂得怪「媽媽教導不善」，作為推卸責任的藉口，不但一點也不笨，反而十分聰明。

雖然「正常化」是業界推崇的金科玉律，在處理智障人士的行為時，卻很自然地就認為智障人士不懂事，需要處處教導，其實他們也會裝傻扮啞，這正是他們最正常的地方。

## 2 同樣的天空

智障人士最悲哀之處，就是無論他們做錯了甚麼，我們很自然地就歸因於智力不足，忽視了其他可能性。因此，我們協助他們「正常化」的方法，往往適得其反，結果把他們變得更不正常。怪不得有人說，這種做法其實是一種「積極歧視」(Positive Discrimination)，越想幫助他們，越是造成對他們的歧視。

### 正常化的定義

「正常化」這個理論最早由瑞典學者 Wolfensberger (1983) 提出，其定義是一個人的行為，大部份是根據周邊人對他的看法和對待而形成的。“How a person is perceived and treated by others will strongly determine how that person subsequently behave.” (p. 235)<sup>1</sup>

因此，正常不正常，涉及社會既定的觀念，並且與周邊人的反應息息相關。

簡言之，如果周邊的人認為你是正常的話，你會獲得一種肯定，一種滿足感，盡力做到跟常人一樣；相反地，如果別人認為你不正常，你就會變得異常。所以，要了解智障人士的行為是否正常，需要了解他們的行為是怎樣地反映著四周系統所發生的事項，及與人交往的互動，而不是單憑「智障」這個方向來下判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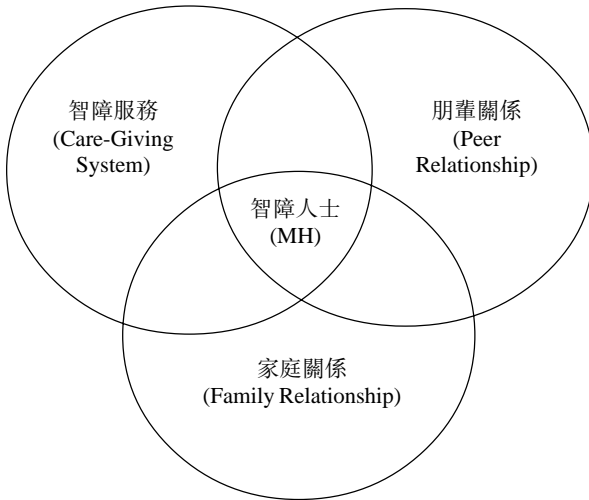
### 智障人士生命裏的三大系統

智障人士的生活，往往交疊著三個大系統：一是服務系統（包括學校、訓練中心、庇護工場及院舍，很多智障人士

---

1 Wolfensberger, W. (1983). Social Role Valorization: A proposed new term for the principle of normalization. *Mental Retardation*, Vol. 21, No. 6, p. 235.

一輩子都會在不同的服務系統中活動)；二是家庭系統(智障人士往往比平常人更依賴家庭，很多都會與家人終老)；三是社會及朋輩系統(這是最弱的一環，也許是因為前兩個系統扣得太緊，智障人士對社會及朋輩的接觸和了解往往變得薄弱。) (見圖)



由於這次培訓是從智障服務系統的角度開始，因此，這本書也從智障服務系統出發，探索服務系統與智障人士之間的互動形式。接著我們也會介紹朋輩系統的種種新思維，以及家庭系統中一些常見的形式，作為參考。由多種系統的層面看智障人士的行為，希望會對「正常化」這理論帶來具體的理解。

## 第四章

# 家庭關係

家庭對個人的影響重大，是眾所周知的事實。但是，個人如何影響著家庭，有時卻不容易讓人察覺。

要了解智障人士與家人的互動形式，我們首先要明白父母在獲悉自己的孩子天生有缺陷時，他們的心會有多麼的痛。

懷胎十月，天下父母心，當然是期待著生下一個健康可愛的孩兒。當發現孩子出了問題，那種晴天霹靂的感覺，是局外人難以想像的。很多文獻均指出，這些父母會花很長的時間，哀悼那個一直期望卻沒有來臨的健康嬰兒 (Solnit & Stark, 1961)。接著而來的，有些父母可能會拒絕接近孩子，更多父母會全力向噩運挑戰。在這一階段，很多父母都會成為智障問題的專家，到處尋找有關資料，企圖從知識中去克服問題。

遺憾的是，到目前為止，我們仍然沒有明確的指引，可以讓智障人士不再智障。無論多麼的心不甘情不願，我們都需要去面對，竭盡所能地嘗試去適應。

在適應過程中，往往出現的一個現象，就是基於孩子的特別需要，父母很自然地養成眼睛離不開孩子的習慣，生怕孩子會有意外。父母這種苦心是可以諒解的，但是，如果這習慣經年不變，孩子也有可能養成一種心理上的依賴，他們的眼睛也一樣離不開父母，難以培養一種自我意識，天生能力所受到的局限將更難發展。

最近在北京見過一個小家庭，年輕的夫妻發覺兒子聽覺出了問題，二人的注意力就全部放在孩子身上，跟隨著孩子的



一舉一動。這孩子剛學會走路，看到我正在與他的父母談話，便自己四處走動，因為腳步仍未穩定，隨時會有跌倒的可能，父母看在眼裏，十分緊張，在他沒有跌倒之前，就飛身撲救。漸漸地，孩子就不斷地回頭望著父母，把原應集中在平衡走路的注意力，由觀察地面轉移到父母身上。這種父母與孩子形影不離的現象，是如此這般的容易發生，尤其是當幼兒實在有需要特別照顧的理由。問題是，如果這現象演變成長年累月的習慣，這種互動形式就會帶來很多新問題。

在我的臨床觀察中，發現很多少年、青年以至中年人，都像幼兒似的完全離不開父母，他們當中有很多不一定是智障人士，但是，智障人士更容易與父母發展成這種互動形式。由於種種原因，母親與孩子之間的不離不棄尤其明顯。特別是成長的子女，與母親的依附一般較父親強烈。即使父親在孩子年幼時也會步步為營，但是很多男士的參與慢慢地隨著時間或其他理由而減低，當母親看到丈夫的反應不如自己般盡心盡意，又會變本加厲的把專注力放在孩子身上，父親愈是抽離，母親的關照就愈加緊密，而夫妻的距離就愈拉愈遠。

在我的個案中，就有很多這樣的例子，其中一對尚屬年輕的夫妻，孩子十四歲，但是與母親完全不能分開。由於這青年人的語言能力有限，我邀請他在會議室一角的黑板上用繪畫表達自己，同時方便他的父母親可以不受干擾地與我交談。但是母親即使背向著兒子，她仍然留心著背後那青年人的一舉一動。這青年人其實能力不算低，在黑板上的繪畫也很有條理，只是他和母親一樣，不時要回頭觀察對方的反應。母子之間牽著千絲萬縷，而父親卻是冷漠地絲毫不為所動。

這父親後來很坦白地承認，他無法接受兒子的智障，他說：「虎父無犬子，我不能接受這個兒子完全沒有與我相似的地方。」言下之意，好像同時責怪妻子把兒子寵壞了。父親不知道，他對兒子的拒絕，也是造成母親加強保護兒子的重要因素。

做妻子的開始時也曾千方百計，希望把丈夫帶進兒子的世界，邀請他參加服務機構的活動。丈夫卻說：「我連一個智障人都不能接受，還要我與多個智障人周旋，哪有成功的可能？」這是一個悲哀的故事，父親拒絕兒子，妻子只有拒絕丈夫，兒子成了母親的伴，夫妻雖然沒有分手，但是過的是同床異夢的日子。

這種夫妻分歧的例子，彼彼皆是，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因素，是他們沒有在發現孩子有問題時，及早處理彼此之間的矛盾。很多人不知道，家庭是一個不斷轉變的多面體制，由組織家庭開始，夫妻二人就要面對很多內外齊來的壓力，要成功地建立一個健康家庭，夫妻就像一間公司的兩個主管，需要面對和解決在發展中不同階段的各項挑戰。由成婚、生子到年老，過程中會不斷地帶來各種任務，很多家庭學者稱之為「Developmental Tasks」，需要夫妻二人處理。他們處理這些 Developmental Tasks 的能力愈高，家庭的耐力就愈強。孩子出了問題，無論是生理或心理，都是對父母的一種考驗。經得起考驗的父母，在面對問題時，學習到團結一致的道理，一同渡過危機。可惜的是，很多父母在面臨關鍵問題時，反而變得疏遠，在應該互相支持時，互相責怪，在最需要對方安慰時，獨自悲哀。

這種現象當然不單只發生在智障兒童的父母身上，只因為智障是個持久的生理現象，不是所有夫妻系統都經得起這種長期的考驗。

不少夫婦透露，在發現孩子具有先天的缺陷後，就不再同床。在孩子幼小時，根據不同程度的智障，父母也會一同努力尋求解決方法。但是逐漸地，就演變成一個人的責任。而且，往往是母親絕對的投入，父親卻日漸疏遠。在一些極端的例子中，甚至有母親帶著孩子離開家庭，獨自養育那不被家族接受的孩子。

即使沒有離異，夫妻間的矛盾也會呈現在教導孩子的分歧上，大多數的男人，都是以沉默來表達對妻子的不認同。當他們肯發言時，表達的往往是不滿妻子的親子方式，認為她們對

孩子過份保護，養成孩子的依賴。他們的觀察不是沒有根據，但是，他們不知道，妻子與孩子的關係，所反映的其實是夫妻的關係，丈夫站的愈遠，妻子就愈親近孩子，妻子愈親子，丈夫就更加成為局外人。因此，如果丈夫希望妻子不要與孩子難分難解，自己就要學習親近妻子，否則單是冷眼旁觀，或是惡言相向，孩子就更會被夾在父母的冷戰之中。

我見到很多孤單的母親，手拖著不同年齡的孩子前來接受輔導，表徵問題大多是孩子行為失控，或情緒激動，而母親的悲哀與無奈，不單只是因為處理孩子的問題，同時背負著整個社會及家族的壓力，以及缺乏一個可以讓她們暫時歇息的肩膀。當然也有不少母親拒絕孩子的例子，由父親或其他親屬負起責任，甚至把孩子放棄。

歸根究底，種種處理孩子智障所產生的問題，皆因為不能跨越「智障」這個本來十分籠統的形容詞，其實智障只是智力發展受到某種程度的障礙，雖然有可能嚴重地影響著一個人的外觀和表達能力，但是這並不代表一個人的整體，父母必需要面對及處理自己產下智障孩子後的各種複雜情緒，才有機會真正地接觸到孩子那隱藏在智障外殼下的真性情。很多家庭強迫自己去接受孩子的智障，但是智障本身並不是容易被人接受的事。相反的，每個智障孩子都有他正常的潛質，有他們自己的特性，家人要體會到孩子正常的一面，才有機會真正地與孩子建立親密的關係。

可惜的是，很多家人被孩子的智障蒙了眼，不是否認這個事實，就是過份地補償孩子的缺陷，反而失掉很多協助孩子發展潛能的好機會。因此，當你發覺孩子有智障時，千萬不要否定自己的失望。父母親都需要有個安全的空間，感受自己的悲痛。這個時候，夫妻間最需要的是彼此支持，寧願怨天尤人，絕對不要互相埋怨，兩個人一起抱頭痛哭，比千言萬語更有凝聚力。

智障的孩子不錯是需要特別照顧，但是千萬不要與孩子連成一體。所有孩子都需要習慣擁有一些自己的空間，學習不受牽引地走路。有時會摔個大觔斗、跌個頭破血流，有時會

受細菌感染，會病會痛，父母無論如何牽腸掛肚，都要學習站在一旁遠望。因為父母的援手，也可能是孩子的絆腳石。

孩子的需要越大，夫妻就更要維持二人世界的時間，千萬別為了孩子而忽略了對方，兩人要有個共同歇息的機會，對飲一壺好茶，或者吃碗雲吞麵，是必需具備的充電。處理孩子問題時，往往會暴露出夫妻關係本身存有的矛盾。因此，這是一個好時機讓夫妻好好地解決兩人之間不妥之處，盡責的父母需要具有解決問題的能力，如果連兩人之間的問題都不能解決，又如何有能力應付孩子的問題。

很多人覺得夫妻關係無望，便打算全部精力集中在孩子身上，這是最最不明智之舉，因為一個不快樂的妻子（或丈夫），只會不自覺地把滿腔苦澀傳遞到下一代身上。萬一發覺夫妻間的距離真的無法拉近，最好還是及早面對，無論去留決定如何，都要放下心中哀怨，找機會充實自己，拿的起放的下，做個輕鬆快樂人，與孩子一同成長，而不是把孩子變成自己一種失落的補償。

## 家長教育

家長教育是個奇怪的念頭，因為教子最重要的是身教，不是言教。家長的學習是從經驗中去吸取，而不是書本上的學習。

協康會的家長會，最近出版了一本很感人的小冊子《童路同心》，內容是家長的心路歷程。由「不知所措、以淚洗面」到「不用橫眉、不用冷對、全因甘心」是一條漫長的道路，也是一個轉化的過程。我們在這裏提供的，只是幾個重要的路標，與家長們一起探索。

家長教育：不是集中在如何教子。教子方式有很多不同形式，因人而異，沒有一定的方程式。但是家庭卻只有兩種，和諧的家庭及不和諧的家庭。

家和萬事興，這話原來一點也不假。但是什麼是和諧的定

義，卻是家家不同，很多人以為不吵架、避免矛盾，就是創造和諧，結果只會帶來高血壓及胃潰瘍。

家庭和諧，我認為最少應該擁有一家心平氣和的成人，如果不是單親，就要有一對心平氣和的夫婦，他們的意見不一定相同，處事方式也會因人而異，但是他們知道要成功地經營家庭這個事業，兩個主管必須學習如何互相配合、互相支持，因為家庭往往會發生事故，需要他們隨機應變，甚至要起死回生。

家庭是個多面體制，很多內外不同因素都會嚴重地影響它的生存。家庭也是個有趣的戲台，人人都會在台上扮演著不同劇本。面臨問題時，這個劇本會演得更尖銳，出現各種不同形式。

Mental Research Institute 有一套有趣的學說 (Watzlawick, Weakland, & Fisch, 1974)，認為問題本身不是問題，我們處理問題的方式，才是問題的所在。而產生問題時的處理方式又可分為三種：

1. 該處理時，卻逃避處理；
2. 不該處理時，偏去處理；
3. 把精力集中在問題的某個層面，而忽略了問題的複雜性，即對問題的評估過份簡單。

這套道理幾乎可以應用在所有家庭問題，只是在處理孩子時最為明顯。不過，我認為父母的最大困難，並不在於單方面的處理方式，而是一方面的選取，不為另一方所接受。因此，父母的第一項學習就是要知道，單方面的取向，無論有多正確，如果不被伴侶所接納，就肯定會產生反效果。

如果是單親家庭，就更需要有平常心。因為連兩個人都處理不了的問題，卻由一個人去面對處理時，如果沒有足夠的外援或幽默感，就更容易感到挫敗和無助。

## 家長課程大綱

在我們這個員工訓練工作坊，很多參加者都有主持家長教育的職責，下面是我們所提供的一個家長課程大綱：

1. **處理自我情緒：**當孩子出現智障時，很多家長會竭盡所能，找尋天下良方，來為孩子消災。其實智障本身不一定是問題，問題在於社會及周邊人士對智障的歧視，加強了父母親的失望與哀傷。因此，即使父母變成智障專家，發覺仍然無法改變孩子的狀況，應該如何自處？在這時候，你的失望有多大？你怎樣處理自己的情緒？你是否會向伴侶或家人求援，他們又是否會伸出安撫的手？
2. **一加一等於零：**天下間沒有完全相同的父母，嚴父慈母，或嚴母慈父本身並不是問題，問題是一方嚴厲時，另一方即時挺身阻擋，結果，雙方互相抵消，讓父母親兩人都失去對孩子的威信，孩子便會完全失控。

### 探討問題：

- 你(父或母)對教子的信念是什麼？你認為怎樣才是正確的方針？對男孩或女孩的管教及栽培有何分別？這些信念又是源自怎樣的背景及社會傳統？
  - 你與你的「另一半」對於孩子的基本教養信念及實務處理，有何同異之處？
3. **探索矛盾的真面目：**所有父母都會在教育子女及價值觀上有分歧，重要的是千萬不要閉關自守，在輕鬆的態度下，把彼此的分歧細細品嚐，或許會為雙方帶來多一份新意。

### 角色扮演：

- 讓父母各自提供一個實例及場景，用角色扮演的方式演繹出來。進行這項練習時，不必過於拘緊，先讓夫婦二人互相放鬆，最好是在多對父母組合的小組形式進行。這項習作目的不在探討對與錯，只是讓家長在暢順及沒有指責的氣氛中，把一直隱藏在心中的悶氣，在笑聲中舒發一番。

- 當你的丈夫或妻子處理孩子行為時，有那一宗事件是最令你不能認同的？
- 當你自己在處理孩子的行為時，你最希望你的丈夫或妻子做什麼（或者不做什麼）？
- 你最大的噩夢是什麼？最大的希望又是什麼？你最大的教訓在哪裏？

如果上述的練習進行得理想，男女雙方都會投入角色，把他們生活中的酸甜苦辣，毫無顧忌地盡情發揮。我自己在帶領這種家長小組時，每次都與他們一起笑得不可開交，也同時哭得泣不成聲。

4. **夫妻對談：**上面的角色扮演，是由夫婦輪流作編導，雖然是夫妻一同參與，但是基本上是一個人的版本。這項新的練習就是讓夫妻對坐，分享他們這次經驗的感受。讓他們從兩個不同的版本中，探討新的可能性。

家長們在小組中很快就會發覺，他們的經歷並不是孤單的，他們的得著也十分相似。原來這世上並沒有絕對的教子良策，關鍵在於父母能否互相配合。而這種配合並非天作之合，必須從經驗中吸取、從錯誤中學習，才慢慢養成新習慣。因此，父母也千萬別把對方釘死，把問題歸咎到對方「個性」。

家長教育的目的，在於引導父母發展一種「團隊精神」，互相補足，他們才有能力面對各種內外引發的問題和壓力。

如果家長中有單親，一樣可以參與這個練習，他們可以選擇扮演一些日常與孩子互動的例子，一些心中的疑問或困擾，都可以自由發揮。單親的苦惱，就是缺乏一個可以商量的同伴，事事都要由自己解決。因此，小組的支持，及其他家長的參與和分享，會給每個參與者帶來很大的能量。

5. **不要萬千寵愛在一身：**無論孩子的問題有多大，都不能把全部精力集中在孩子身上，這是所有家長必須銘記在心的

金科玉律。明智的父母，會由嬰兒階段開始，每天保持一個夫婦二人的空間。最好不要少過半小時，在不得已的情況下，起碼要有十分鐘，也不一定要外出，只要在家中找個屬於二人的角落，不管做什麼、或什麼也不做都好，就是不要老談著孩子的問題。如果夫婦能長期維持這個只屬於他們的時段，他們必然會發展一段延年益壽的關係。

歸根究底，婚姻關係良好，便會百病不侵，婚姻千瘡百孔，便難以應付孩子的問題，道理就是那麼簡單。

但是知易行難，要達到家庭及個人的身心健康，單親人士也需要找個自己的空間，每天給自己一點時間，為自己創造小息。有時需要專業協助，輔導形式可分為三大類：小組輔導、家庭輔導、及個人輔導。前者可參考第二章員工訓練工作坊的內容，其餘二者則專注於每個家庭或個人的特別需要，個別處理。

無論哪一種輔導方式，其作用都是創作一個超越平常壓力的思考空間，讓當事人有機會接觸自己的內心世界，探索人際關係的阻礙，尋求新的處理方法及新思維。

## 由玩開始

我在主持家長小組的時候，第一步就是協助他們放下肩膀上的重擔，讓他們鬆弛下來。千萬不要隨著他們那不停求知的快速步伐，向他們灌輸知識及教子心得。相反地，讓他們放下日常那馬不停蹄的衝動，學習欣賞一個沒有壓力的空間，分享一些好像無關痛癢的心態、一種好玩的幽默感，甚至一些他們平常不允許自己擁有的情操。好像一根拉得太緊的橡皮帶，須先讓它有個喘息的機會，父母才能夠重新充電，以新姿態面對老問題。



## 同胞輔導

除了父母，同胞關係也是一個重要考慮，美國早期有一項為期五年的研究 (Grossman, 1978)，探討與智障同胞一同長大對青年人心態會有什麼影響。在訪談了多名有智障同胞的大學生後，發覺比起其他沒有這種經驗的青年人，當中有一半可以成功地利用這些經驗幫助他們成長，讓他們學會了對人更加包容和體諒，對社會的偏見特別敏銳。但是，對於另一半被訪者，他們明顯地被同一經驗所傷害，性格顯得暴躁，對人難以容忍，對家中狀況尤其不滿。這分別的關鍵究竟在哪裏？

我認為一個很大的因素，是他們是否覺得被迫接受智障同胞，因為同胞競爭 (Sibling Rivalry)，是最自然的一個現象，要發展手足之情，需要經過一個互相適應的過程，很多家長要求其他子女去諒解及遷就家中智障成員。但是，如果這些子女覺得父母待遇不公平，就很難心平氣和地接受。

怎樣處理智障問題，不單是父母，兄弟姐妹同樣需要協助。

我記得一幅七歲女孩描繪的家庭畫，她把智障的妹妹畫在父母二人中間，牽著他們的手，她自己卻是落漠地站在一旁，她說：「媽媽總是很疲倦，容易發脾氣，爸爸卻是忙於工作。」她說她很希望拉著媽媽的手，但是母親卻說：天氣太熱手會出汗，把她的手摔開。

在主持同胞小組時，我常會問一個問題：你們需要父母的關注嗎？究竟有多需要？每次他們都熱烈地把手高舉，有人甚至站上桌面，以便把手舉得更高，來表示其需要關注的程度。

有些案例，為了獲得父母的關注，本來正常的孩子會仿效智障同胞的行為，因為，他們以為要有問題才可以獲得關注。

## 同胞輔導的一些形式

1. **同胞小組**：每年一次，我們邀請父母帶同非智障的孩子，參加一個專為他們而設的工作坊。目的並非教育這些孩子有關智障的知識，相反地，這是完全以他們為中心的一個空間，他們可以開懷地發表自己的意見和心態，甚至於發洩憋了一肚子的怨氣。
2. **小組活動**：特別為孩子和青年而設，組員可以三五成群，商討一項他們認為十分重要且一直耿耿於懷的日常事件，用角色扮演的形式，自導自演地表達在一個特為他們而設的舞台，這些事件可與智障手足有關，也可以與父母、學校，甚至於社會有關，無須考慮對與錯，不必做「應該」的事，只求盡情的表達。

準備妥當後，我們就鼓勵他們邀請父母入座，觀賞孩子的舞台劇。

3. **劇後反應**：父母怎樣與小演員對話，是這工作坊的高潮，父母在開始時，很多都會乘機利用劇情教導孩子，提出很多「應該」或「不應該」的建議。這時候工作坊的主持人是個關鍵，有經驗的主持，就會很技巧地支持小演員加強他們的聲音，同時讓父母學習聆聽及交流，一個成功的工作坊，應該為父母及孩子雙方都帶來新意，最好加上一份痛快，然後在笑聲與暢快的氣氛中結束。

很多人不明白這種不含「教育意味」的工作坊究竟有什麼作用，甚至害怕孩子會因為過份表達負面情緒而失控，其實孩子有機會表達自己對日常家中事故的感受，學習與其他小朋友一起打氣，正面地用戲劇形式與父母交流自己對日常生活的意見，自然就會心平氣和。因為沒有被迫的感覺，反而會自動為智障的同胞辯護，甚至會為家人帶來新啟示。

Massachusetts 大學也有一個同一性質的「同胞遊戲」(Sibling Game)，有點像大富翁的格局，把同胞之間各種經常

---

## 後記

從系統思維看正常化，很自然地就會牽涉到各種不同的層面和領域。開始時，編輯小組只是想編製一本小冊子，分享員工工作坊的心得。漸漸地小冊子變成一本千言萬語的巨冊，而且意猶未盡，覺得在很多地方仍有深入研討的需要。

其實，我們的信息很簡單，智障雖然是個不能改變的現象，並不等於每個人都要被囚禁在其中，我們一樣可以笑、可以哭、可以哀怨、可以生氣、可以自由發展新的天地。

但是，智障這個現象往往具有很大的威力，會把周邊的系統和人物控制得十分拘緊，讓我們步步為營，甚至寸步難行。因此，我們更加需要學習放鬆、學習歡笑、學習幽默、學習不是每一宗事我們都可以完全掌握，學習苦中作樂。

像大海中的一個小漣漪，也許我們的分享作用不大，但是我們仍然希望我們的信息可以為業界帶來新的衝擊，讓我們與智障人士和他們的家人，一同發展一個高素質的關係網絡。